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九

刑

雜議一 唐 五代 宋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
請罪勅復讐殺人固有曩典以其中寃請罪視死如歸
特減死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伏
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

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
宜令督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
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
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
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
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
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
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

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

所稱可議於令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令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穉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令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柳州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辜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

桂管觀察府狀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創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穆宗朝有司每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叅酌而輕重之號叅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制二百

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
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
叅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
法官不得守其職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
為叅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長慶二年刑部員外郎
孫革奏准京兆府中雲陽力人張涖欠康憲錢米憲徵
理之涖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
父以涖角觥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鍾擊之首見血後

三日死者准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
鬪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則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
用防凶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
暴擊張涖是心切非凶以髡卅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
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
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
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勅旨康買
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

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是年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
律非因鬪爭無事而殺者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
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
鬪相擊為毆交鬪致死始名鬪殺今阿王被打狼籍致
死文秀檢驗身上一無傷損不得名為相擊阿王當夜
已死何名相爭既非鬪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謹按
律疏云不因鬪爭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者謂鬪

爭之事非他事也今大理刑部所執以文秀怒妻有過
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此則唯用
無事兩字不引爭鬪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
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
且天下豈有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乃爭鬪之事非他
事也又凡言鬪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鬪一毆
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也今
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

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為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
故殺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
以物毆殺即謂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況阿
王既死無以辨明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若崔元式
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冤
故殺人者從今得計奉勅依居易狀處死敬宗實歷三
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
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

非教也遂減死論文宗太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弼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為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為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徙靈州

後唐明宗時復置匭函諫議大夫蕭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

設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

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已上皆赦除

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

按歐陽修五代史唐明宗本紀天成元年下徐無黨註云實同

光四年而書天成元年者大赦改元文見下天成二年

可知莊宗本紀自書同光四年各從其所稱

御史臺刑部大理等奏准各律例諸斷罪而無正條者

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

重疏云斷罪無正條謂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准雜律

不應得為而為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理不可為者杖

八十疏云雜犯輕重觸類宏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其
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文可以比附
臨時處斷量情為罪庶補遺闕故立此條其情輕者答
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勅宜依其年洺州平恩縣民
高宏超父暉為鄉人王感所殺宏超殺感攜其首自陳
大理寺以故殺論尚書刑部員外郎李殷夢復曰伏以
挾刀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宏超既報
父讐言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以來事多貸

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得父憲為力人張涖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得年十四以木錡擊涖後三日致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讐投縣請罪勅旨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自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寧死不經特宜減死方今明時有此孝子其高宏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勅可減死一等長興二年

四月大理正劇可久奏准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賊贓然後科決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殺論臣請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者無故即請減一等別增病患而死者從辜限正賊減本罪五等中書門下覆奏今後凡關賊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殺論無故減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驗分明如無他故雖辜內致死亦以減等論從之

晉高祖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

奏據刑法統類節文云盜賊未見本賊推勘因而致死
者有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減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
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或景跡顯然支證不謬堅持姦惡
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
終是平人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一等臣按上文云有
故殺者以故殺論此即是矣其無者亦坐減罪即恐未
當假如官司或有刑獄未見本情未可全不詰問據言
有故者則是曾行拷捶及違令式或麤枷大棒強相抑

壓以此致死者並屬有故無故者則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又不違法律亦不堅有抑壓此則並屬無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舊患疾病推勘之際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減等之罪又據斷獄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數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邂逅謂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決尚許勿論此云無故却令坐罪事實相背理有未通請今後推勘之時致死者若實無故請依邂逅勿論之義詳定院奏臣等參詳若違法拷掠及托法挾

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殺論若雖不依法拷掠却非託法挾情以致其死而無情故者請減故殺一等若本無情故又依法拷掠或未拷掠或詰問未詰問及不抑壓因他故致死並屬邂逅勿論之義從之

按馬端臨通考

載李象奏定邂逅致死條下按語有云有罪者拘滯囹圄官不時科決而令其瘦死此誠有國者之所宜矜憫然既曰盜賊則大者可殺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時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殺論過矣夫李象之議固謂依法拷掠而卒暴身亡是為邂逅致死不宜坐罪若果顯違令式非法拷決因而致死是為有故即與故殺同科但審致死之有故無故不問罪人之為巨猾非巨猾也凡拘拷罪人亦有並非大猾巨蠹

而經時不即引伏者非盡可殺可刑之人也如為邂逅即非猾蠹亦得勿論如為故殺即係猾蠹亦當坐罪端臨之論似與李象之議不相符合云

出帝開運二年五月殿中丞桑簡能奏請詔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錄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絕冤濫勿得遲留勅從之又著作郎邊玕奏請勅自今後諸道並委長吏五日一度錄問勅從之

宋太祖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令犯罪身無官須祖父

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任於前代須有功惠及民為時所推歷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太宗端拱元年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軍訴繼母馮嘗與父知逸離今來占奪父貲產欲與已子大理定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集議徐鉉議曰伏詳安崇緒詞理雖繁今但當定其母馮與父曾離與不離如已離異即須令馮歸宗如不曾離即崇緒准法訴母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崇緒所

執父書只言遂州公論後母馮自歸本家便為離異固
非事實又知逸在京阿馮却來知逸之家數年後知逸
方死豈可並無論訴遣斥其證一也本軍初勘有族人
安景泛證云已曾離異諸親具知及欲追尋諸親景泛
便自引退其證二也知逸有三處莊田馮却後來自占
兩處小妻高占一處高來取馮莊課曾經論訟高即自
引退不曾離其證三也本軍曾收崇緒所生母蒲勘問
亦稱不知離絕其證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後阿馮却

歸以來凡經三度官司勘鞫並無離異狀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緒請依刑部大理正元斷處死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據法寺定斷以安崇緒論嫡母馮罪便合處死臣等深以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是安崇緒之親母崇緒本以田業為馮強占親母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負何辜而絕嗣阿蒲處何地而託身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闕馮不得擅自

貨易莊田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宗緒家務如是則男
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
又不乏養所有罪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鉉必各奪
俸一月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衛尉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
準淳化三年勅諸路所奏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郭
縣俱無繫囚又準後勅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獎諭
奏至委刑部以逐處旬奏禁狀點勘不謬即具以聞伏
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勅外州

妄觀獎諭沽市虛名近者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囚干誑
數人裁一夕即行斬決伏見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
蓋欲慎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刑朝廷比務審
詳恐有冤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間州府不體朝旨邀為
已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準前詔不行獎諭其
諸州府監以公事多少分為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
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司理院倚郭縣全
無繫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為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

等第數目勘驗詣實書於卯歷從之咸平中殿中侍御史趙湘嘗建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月為承天節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况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結斷所在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勅裁合依法者盡冬月乃

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惠之時伏望
萬幾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以布聖
澤於無窮況愚民之抵罪未斷兩月亦非淹延若用刑
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實水旱不作
矣帝覽奏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不同行之慮
有淹滯或因緣為姦矣天禧四年乃詔天下犯十惡劫
殺謀殺故殺鬪殺放火強劫枉枉法贓偽造符印厭魅
咒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

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一月權住區斷過天慶節即決
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仁
宗天聖四年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書九
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貞觀四年
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
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
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
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

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爲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以爲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於是有詔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具詳五年謝篇

知諫院司馬光奏言臣聞勅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

戶以饑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以為
非便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
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
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頃年嘗見州
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遇凶年刼盜斛斗輒寬
縱之則盜賊公行更相刼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
重加刑戮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
言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

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令歲府界京
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
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
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事報聞具

恕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紱上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

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
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
其為善與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

觀省從之神宗熙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
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嫁
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
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勅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
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
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斷如審刑大理
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遵不伏請下兩制議詔
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

光議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按律
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
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蓋以與人傷損既不在自
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為盜劫囚略賣人之類本無殺
傷人之意而致殺傷人者慮有司執文並不許首故申
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
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直
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

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叅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為兩事按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為兩事則故與殺亦為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若以刼鬪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

獲貸死已是寬恩遵為之請欲天下引以為例開姦兇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為宜如大理所定安石議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鬪有因劫因竊因有因略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呪詛此殺傷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為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刑名未有所從惟有故殺傷為

無所因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惟有殺傷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鬪殺傷則所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常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此則刑統之意惟過失與鬪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

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遂致殺傷竊以為律但言因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為殺傷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謀專為殺人即無所因之罪竊以為律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為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為凡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

首合從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自來用
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律疏但言假有因盜殺
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為所因之罪止謂因
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為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
臣以為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
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
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然議者或謂謀殺已傷情
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啟姦臣以為有司議罪惟

當守法情理輕重則勅許奏裁若有司輒得捨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奏入詔從安石所議而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顗請罷遵大理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勅律悉已明備所爭者惟謀為傷因不為傷因而已臣等以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蓋自首者但免所因

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
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
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
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
世因刼殺而傷者增至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
絞倘有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深入
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
可首則謀為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

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
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為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
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按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
其可得乎苟以為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
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勅所載但意在
致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重兇惡不至死者
許奏裁令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
以後勅而奏決則何為而不可也臣等以為宜如安石

所議便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執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按問欲舉並奏取勅裁是月除安石叅知政事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勅奏裁之文不須

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按問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勅免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謀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顗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異同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

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
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
議與安石略同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
石以謀與殺分為二事以破析律文盡從衆議安石不
可弼乃辭以病八月遂詔謀殺人自首及按問欲舉並
依今年二月甲寅勅施行司馬光因奏言阿云之獄中
材之吏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勅出
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各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

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
爭辯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
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
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
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
終為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兇
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不報按文
獻通

考云初安石議行員外郎崔台符曰數百年誤用刑名
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擢判大理寺小人之趨勢導

諛以為倖進之地 是時蘇州民張朝之同堂兄以槍戳固無所不至矣

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死罪案上叅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按宋史刑法志曾公亮嘗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而安石則謂有司用刑名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名不當則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乃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夫有司奉法容有過差審刑大理自可駁正極而至於差官定議更無餘事必使法官聽命於中書則成憲何以恪守自安石擅主而後京惇報復遂至徽宗三末年有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正之詔矣三

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
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
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為從情輕之人別立法如
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
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
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為終身
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
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

新凶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勅所詳議立法初韓絳嘗請用肉刑曾布復上議曰先王之

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為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

輕矣况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扑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
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
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
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賊滿應絞則刑其足犯
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官刑至於劓墨則用刺
配之法降此而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
按自漢文除肉刑之後東晉而降鮮有議及者曾布忽
創議及之神宗乃問可否於執政當時互有論辨遂寢
其說杜典原有肉刑議一門
今已省去因即併入於此
樞密使文彥博上言臣聞

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如偽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本法重於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再犯賊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勅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勅所又詔審刑院大理寺議重賊併滿輕賊法審

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賊不待罪等而累併則於律義難
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賊致罪頻犯者並累
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賊併滿輕賊各倍論累併不
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頻犯賊者不可用二罪以上
之法故令累科為非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
六賊輕重不等若犯二賊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
令併重以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
止從一重蓋為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而

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等者
盡數累併不等者止科一贓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姦不
知者但繫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詔從大理議
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
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為律因罪人以
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
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為失
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

衮議

按洪州民犯徒斷杖一條馬氏通考作熙寧五年今從宋史刑法志作熙寧八年

元豐三

年周清上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夫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且十惡條謀與故鬪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勅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清議杜紘為大理評斷官民間有女許嫁未行

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議以為禮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及紘為刑部郎中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姦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紘議婦加功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

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

詔罰金仍展年磨勘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

亦罰金

按卹武興元二條馬氏通考作熙寧六年宋史刑法志綴於元豐三年周清議妻謀殺夫未死

條下今從宋史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

編入元豐時

原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者有司例用

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問者欲舉自首之類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故行寬貸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

減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原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詔從之

按熙寧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

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同為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至元豐八年光復為門下侍郎申前議改馬氏通考誤作熙寧八年

司馬光

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近刑部奏鈔充懷耀三州之民有鬪殺者皆當論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判部即引舊例一切貸之凡律

令勅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鬪殺當死自有
正條而刑部不問可否盡免死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
人者不死其鬪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
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
實有可憫疑慮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後先擬處斷令
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令門下省駁奏
取旨勘從之哲宗元祐元年給事中范純仁奏言熙寧
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姦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

竊詳已殺人強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
至於貸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為太重按嘉祐編
勅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
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
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勅當理當時用之天
下號為刑平請於法不當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
祐編勅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
夫不獲之冤詔從其請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辟

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以上臣故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案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犯及原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因詔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

憫令刑部看詳無得枉濫而是年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繫甚衆請川廣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訖乃奏詔從之門下侍郎韓維又言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於人主近歲有司昧於知法便文自營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

律否則指所斷之法令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是時中丞劉摯奏言元豐編修勅令舊載勅者多移之令蓋違勅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而立一法因一事而生一條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續降者半歲一頒無慮數帙宜選經術儒臣明於治體練達民情者取慶歷嘉祐以來新舊勅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

孫覺亦言元豐編勅細碎煩多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修五年有詔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中丞蘇轍言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歸中書武臣軍士歸樞密而斷例輕重悉不相知元豐更定官制斷獄公案並由大理刑部申尚書省然後上中書省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今復分隸樞密必有罪同斷異失元豐本意請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則事體

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六年乃詔文武官有犯同
案干邊防軍政者刑部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紹
聖元年權刑部侍郎杜紘言諸州大辟本非疑慮其間
有因奏裁遂獲免死而已決者不得蒙宥是囚之生死
惟奏與否而已詔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三年刑部侍
郎邢恕等言藝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盜賊滿者往往抵
死仁祖之初尚不廢也其後用法稍寬官吏犯自盜罪
至極法率多貸死然甚者猶決刺配島錢仙芝帶館職

李希甫歷轉運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寬主典人吏
軍司有犯例各貸死略無差別欲望講述祖宗故事凡
自盜計贓多者間出睿斷以肅中外詔從之元符三年
刑部請復強盜計贓科罪之令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
重輕贓有多少今以贓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贓
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贓重論死是盜之生死係
於主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毆人偶傷
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廷雖許

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不若
一變舊法凡以賊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從
罪止之法其用兵刀湯火情狀酷毒及汙辱良家或入
州縣鎮砦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不傷
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重不失其當矣及布
為相始從其議詔有司改法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
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法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
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

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贓應絞者並減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讐報復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尤甚

重法地分詳刑制篇恐

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舊法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如舊法徽宗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大辟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慮決於朝廷者大理寺

類以不當劾之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請詔大理寺
並依元豐法詔從之高宗紹興三年宣州民葉全二盜
檀偕害錢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
中罪當斬有司以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並杖脊流三
千里偕貸死杖脊配瓊州中書舍人孫近駁之命更擬
而近嘗提點浙東刑獄紹興民俞富捕盜而併殺盜妻
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讐願貸死詔從之法寺因援以為
比執前擬不變近乃言富執本縣判狀捕刼盜殺拒捕

之人并及妻偕乃私用威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乃詔御史臺看詳侍御史辛炳等言偕係故殺衆證分明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輔臣進呈朱勝非曰疑獄不當奏而奏者法不論罪近以宣州有觀望欲併罪之帝曰若罪宣州則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於是法寺刑部止罰金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上疏曰漢高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謂

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自去歲郊後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鬪殺常赦所不原者法既無疑情無可憫刑寺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耶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為害非細應令今後大辟情法相當本無可憫而所司輒奏裁減貸者臺臣彈劾按高宗南渡之初法官濫用奏裁之例給事中陳與義嘗以為言雖獲申嚴立法而有司妄奏如故及凌哲上疏高宗覽奏仍恐諸路減

裂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僅令刑部坐條行下馴至乾道讞獄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詔有司緣情引條定斷更不奏裁而其後又從刑部侍郎方滋之議於勅律條令內分別註明合用奏裁事件又從臣僚之請只許奏裁為首應死之罪其為從不坐死及流徒等罪概不許奏終南宋之世刑法廢弛理宗朝甚至讞不時報往往因多瘦死蓋於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之意失之遠矣

二十七年十月盜發烏江

縣王公衮母冢有司釋之公衮手殺盜事聞其兄佐為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衮罪詔令給舍議時給舍楊椿等議大略謂發冢開棺者律當絞公衮始獲盜不敢殺而歸之吏獄成而吏出之使揚揚出入閭巷與齊

民齒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人子者尚得
自比於人椿等謂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
官贖弟之請當弗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詔依
椿等議公袞降一官佐依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
罪孝宗淳熙十三年中書舍人葛邲言乾道六年指揮
強盜並依舊法議者以為持杖脅人以盜財者亦死是
脅人與殺人等死恐非所以為良民地後來遂立六項
一為首二下手傷人三下手放火四因
而行姦五殺人加功六已曾貸命再犯
並依舊法處斷

外餘聽依刑名疑慮奏裁自此指揮已行之後非特刑
名疑慮者不死而在六項者亦為不死法出姦生徒為
胥吏受贓之地若犯強盜者不別輕重而一於死則死
者必多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德也乞下有司詳議其後
言者又謂強盜苟不犯六項雖累行劫至十數次以上
並贓至百千貫皆可以貸命謂宜除六項指揮外其間
行劫至兩次以上雖是為從亦合依舊法處斷詔從之
寧宗開禧元年知衡州張訢言殺人無證一條斷獄註

云殺人屍不經驗與無證佐者若勘鞫證佐逃死及雖有證而於法不許為證者同夫屍不經驗與證佐逃死事因顯然往往州郡引用失當遂致牴牾蓋謀殺劫殺則有佐而必無證鬪殺故殺則有證而必無佐夫謂之證者旁證之謂也謂之佐者助己之謂也曰證曰佐自是二事苟有其一皆可以表殺人之然否至於不許為證正謂殺害人親屬等人慮其私於黨與法故不許近日曲法者凡是重囚多作無證具奏且行兇之時相助

協力到官之後自相供通謂之有佐可也何必更求有證至如行兇之人親屬旁援到官固無由證之理例拘親屬不許為證承舛襲訛寢失本意請行下刑寺及勅令所明析施行刑寺奏如訴請詔從之理宗時監察御史程元鳳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款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為常而不顧其遲獄吏留以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既下刑部遲延日月

方送理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動涉歲月省房又未遽為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駁者疏駁歲月又復如前展轉遲回有一二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讞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已斃於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干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請自今諸路奏讞即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從臺臣究省部法寺之慢詔從其請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

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_臣翟槐

騰錄監生_臣王元鳳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

刑

雜議二

遼

金

元

遼興宗重熙二年有司奏言元年詔曰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帝諭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

一點其面終身為辱朕甚憫焉遂定刺臂刺頸之制分

別施之

具刑制篇按遵世於刑罰未嘗專設科條其時執政大臣與司刑官屬亦鮮有建議執奏者故

終遼之世別無雜議可述云

金世宗大定間濟南尹梁肅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

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

者加杖准徒令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

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

止宜居作更不決杖時朝廷以為今法已輕於古恐滋

姦惡不從金初定法禁民不得收制書恐滋告訐之弊
至是言事者乞許民藏之平章政事張汝霖言昔子產
鑄刑書叔向譏之者蓋不欲使民預測其輕重也今著
不刊之典使民曉然知之猶江河之易避而難犯足以
輔治不禁為便帝以衆議多不欲姑令仍舊禁之

按此條止

據金史刑志原文錄入蓋是時民間未嘗藏制書亦
未因汝霖言而弛禁而汝霖本傳則云時有司言民間
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因言
不禁為便詔從之志傳所載蓋互異云

章宗明昌元

年命置詳定所審定律令時章宗問宰臣謂令何不專

用律文張汝霖奏言前代律與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決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也遂有是命已而詳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為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新律既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為奸矣臣等謂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為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權貨邊部權宜等事集為勅條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後頒行若律

科舉人則止習舊律五年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內徒年
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緣先為流刑非今所宜且
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復不用婦人
比之男子雖差輕亦當例減

按金史刑志因省臣此奏遂定制徒二年以下者杖

六十二年以上者杖七十婦人犯者並決五十而大定間梁肅疏請徒刑免決史又稱恐滋奸惡不從其請意大定之後中間別有變更徒不決杖至是復用舊法而杖數則視大定以前稍從輕減特史文未詳耳

承

安五年翰林修撰楊庭秀言州縣官往往以權勢自居
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

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枉有至三二十年不能正者帝遂命立州縣官聽訟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又命編先後條制書之於冊以備將來考驗泰和二年監察御史史肅言大定條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為妻者並準已娶為定若夫亡拘放從其主離夫摘買者令本主收贖依舊與夫同聚放良從良者即聽贖換如未贖換間與夫所生男女並聽為良而泰和新格復以夫亡服除準良人例離夫摘賣及放夫

為良者並聽為良若未出離再配與奴或雜姦所生男
女並許為良奴此不同皆編格官妄為增減以致隨處
訴訟紛擾是涉違枉勅付所司正之三年亳州醫者孫
士明擅用黃紙大書勅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紙尾年
月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
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偽造御寶雖會赦不應原參知政
事賈鉉奏天子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黃
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

非本法意遂以赦原宣宗貞祐三年三月禁州縣置刃於杖以決罪人初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廷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至是復詔禁之七月詔宰臣自今監察官犯罪其事關軍國利害者並笞決之左司諫穆延和囉羅上言曰禮義

廉耻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
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應贖者亦多
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
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
不已甚乎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
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為榮矣抑又有大
可慮者為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
日行為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耻則陵犯之心益

肆其弊可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

削去此法幸甚

按是時宣宗欲從其言而高琪用事固執不可因定職官犯罪決斷百餘條沿

至哀宗正大元年始從右丞張行信言一切改除復行舊制乃廢琪所定之法興定三年省臣

奏言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

銀為則每兩為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

如因軍興調發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

價纔為錢四百有奇罪止當杖輕重懸絕如此遂命准

犯時銀價論罪後參政李復享言近制犯通寶贓者並

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為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
通寶見錢乞亦令輸銀既足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
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汙故犯者輸
銀

元世祖至元八年陝西省臣伊遜岱爾言比因饑饉盜
賊滋橫宜加顯戮勅中書詳議右丞相按圖以為強竊
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舊待命從之

按

元十一年以多盜始詔凡盜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
尋以符寶郎董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盜一錢者均死慘

黠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於是勅革之

二十三年詔百官集議至元鈔計

贓論罪時衆欲以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趙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需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雖四者為直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

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按趙孟頫論鈔法世祖本紀及續通考皆

載在二十四年本傳所載乃在二十三年

時布衣趙天麟上策曰竊見方

今大罪囚徒鞠訊既成司縣具詞以申於路路覆鞠之以申達於上司上司遣理官覆察既審而後刑之慎之至也或有及立春之後所在行刑此亦似失天道好生本意也方春月勾芒御辰萬象有榮滋舒暢之容而無枯瘁蕭條之理故王者順之於是乎掩骼埋胔禁止伐樹無覆巢無殺孩蟲無胎夭飛鳥走獸無焚山林凡網

羅之類餒獸之藥無出九門但當安萌芽養幼少存諸
孤命有司省囹圄毋肆掠止獄訟可也以卉草鳥獸之
微尚令被澤而況於人乎以獄訟肆掠猶禁止之而況
於刑人乎及乎商風振起少皞司天鷹乃祭鳥霜飛蕭
艾於是乎審斷戮罪乃所以順陰氣之嚴凝助陽律之
不建也且春夏行刑則是春夏二時行秋冬之令灾殃
之效具見古書非臣所能盡言也頃連年變異蔬穀不
登或隕霜不殺草而桃李開化或地震日月食而動靜

不一斯皆陰陽反覆而意或有以致之也伏望陛下仰稽天意載審刑章凡有罪當死以上命省部秋冬遣理官出而執之凡罪不至死及非常之事宜速決者不在此限外依上施行庶幾休徵薦至氣候相協矣又曰竊見方今或因贓濫或陷逆流例皆籍沒其財歸諸內府散於宗室班於外家彼犯罪之家非刻剝下民則兼并於貧人以得之今而釁彰尊露干我常刑是因利以賈害也且國家不患無財貨之用右族不患有飢寒之窘

豈賴夫籍沒貪穢之財以周所用乎然今未免此事者亦因循而不以為意故也伏望陛下留心細慮凡當籍沒之財別於一所明立簿記待儲積之多散於無告之人可也又曰周有八議議賢議能故賢能雖父祖子孫陷罪國家亦不連坐禁錮而棄之也竊見方今陷大罪者除本人已就極刑外其妻孥親屬有投諸遠方而不齒者有繫於場治而應役者有役於右姓而為贓獲者有配於士伍而就苦地者斯皆除惡務盡之當然竊恐

有委沙遺金之餘恨也昔崇鯨之方命圮族王敦之狼
顧天邑伯禹乃崇鯨之子茂弘乃王敦之弟虞舜殛鯨
用伯禹為司空而不疑晉元罪敦知茂弘之忠節而不
問故能奠高山大川之地成九叙之歌以弼虞舜於無
為之休懷凌霜貫日之誠剪吞沙之寇以致晉帝於中
興之美蓋由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刑賞之施出於公也
由此觀之籍沒之人不宜終身禁錮明矣伏望陛下下
令昭陳凡當籍沒之家內子孫弟姪若有超然特異足

學知政之人聽有司公舉錄德量能而用之不在禁錮之限可也又曰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為莫大之深恩以致治者言之則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祝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啟非濫之心哉且罹獄者皆人之切心側耳者也及乎啼烏夜啟驛馬霄流玉籥告靈金雞樹仗雷雨一解例皆釋之名為嘉吉之符實皆變異之徵也遂使攘劫服贓而詭異善流屏息而銜冤

養稂莠於良田縱豺狼於當道獨不念害嘉穀而傷平民乎風俗駭然誠可憚也又况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脫囹圄夕櫻縲紲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志曰太宗絕赦四海安靜子顏願無赦於光皇孔明亦惜赦於蜀土故得彌天息寇闔境安生此皆前世明主賢臣已然之效也今國家哀囚徒之孽苦憫小民之庸駭頻降原赦此蓋朝廷不忍人之心形於外而不能自己也推此以及良民順天道以

正生殺則周文之治不難同矣又豈唐太漢光蜀國碌碌之足言哉夫當罪而宥之當殺而生之亦猶來暄風於霜雪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感興於人者應發於天能無懼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伏望陛下信賞決罰無肆赦宥使上下有紀內外絕倖則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且使王符之類靡得而議焉成宗初御史臺言先朝決獄隨罪輕重笞杖異施令止用杖乞如舊

制不允王暉上書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
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
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
十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
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
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為理未免有酌量准
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統
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民更始如是則法無

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法矣元貞元年詔求弭盜之策山東東西道廉訪陳天祥上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委之天時姑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游興厚歛繁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仗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囚暮即行劫復勒有司結限追捕賊皆視為故常既不感恩又不畏

罪免殘悖逆習與性成誠非善化能移惟有嚴刑可制

先是至元二十年史弼陳弭盜之策為首及同謀者死餘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內地其妻孥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至是以內地盜賊衆多姑用天祥之奏立為擒盜條格

大德五年

正月御史臺臣言官吏犯贓及盜官錢事覺避罪逃匿者宜同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庶奸俗可革從之七月月中書省臣言舊制京師州縣捕盜止從兵馬司有司不與遂致淹滯自今輕罪乞令有司決遣重者從宗正府聽斷庶不留獄且民不寃從之時鄭介夫上太平策

欽定四庫全書

李氏集卷一百一十

曰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並緣為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竊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擬議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勅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

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収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至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京師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況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有之禁牛而私宰者愈多又如姦盜殺人必不可赦而

每歲放多爾瑪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與估買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鄰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鄰不得占執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為重而婚田錢債畧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贓之路也審因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為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

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既畢仍復
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
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為王民豈可家自為政人
自為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
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
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
院都護府白雲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有管
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

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口對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凌弱衆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為甚昔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尤多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勅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為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

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
約會者並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矣武
宗初御史大夫塔思布哈言凡受贓為御史所劾者不
得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從之至大元年正月中書省
臣言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
使巡行遇有罪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畧
明示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
吏連坐仁宗延祐六年九月御史臺臣言諸犯贓罪已

款伏及當鞠而倖免者悉付原問官以竟其罪英宗至治二年臣寮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

一人也法當改

時朝議雖是卒不果行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以

災異詔百官集議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等議畧曰前宰相特們德爾姦狡險深誣殺蕭楊以快私怨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禍立至由是羣邪並進構成弑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

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再入宿衛臣等議
宜遵成憲仍籍原產遠竄其子孫以懲大姦君父之讐
不共戴天特克實之黨結謀弑逆天下之人所不忍聞
比奉旨以逆黨脅從者衆不可盡誅言者其勿復舉臣
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宜盡誅額特布哈之
徒以謝天下生殺天子之大權臣下何敢盜用遼王托
克托位冠宗室覬幸赦恩報復讐愆殺親王妃主百餘
人分其資產聞者切齒令不之罪乃復原賜遣還仍守

爵土臣等議累朝憲典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削其爵
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鄉濟
里前太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不思補報專務姦欺
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果哈貪其家人畜產
事聞之官刑曹逮鞠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
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為臣等議宜以濟里布哈付刑曹
治罪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比者盜利其金而竊之
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

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猶有三限之法監守失官物亦
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
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平章政事蕭拜珠中丞楊多爾
濟枉遭誣陷籍沒其家比奉明詔還給原業子孫修葺
苟全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卽與再罹籍沒
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原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
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刑罰不立奸宄滋長比者額森特
穆爾之徒遇朱太醫妻女於故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

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為解竟弗就鞫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奸人命有司鞠之又天下囚繫不無冤滯方今盛夏宜命臺省選省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善良死於非罪國法當為昭雪特克實弒逆之變學士布哈等皆以無罪死特們德爾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等以言事死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叙其子孫僧道出家宜以清淨絕俗為心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

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俾奉祠
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
制罷遣為民

按是時下詔疏決繫囚張珪等因上此議而泰定與成逆謀特虎賁之徒皆其逆黨

故不從其議

文宗天歷元年中書省臣言近籍奇徹家其子

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令臣僚有罪致籍沒
者其妻其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復為官口從之又陝
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
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

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是身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人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刑典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從之至順二年河南北道廉訪副使僧嘉努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

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
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
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
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御史臺
臣以聞命中書省議行之順帝元統二年蘇天爵上疏
曰自昔國家務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數行必致紀綱之
多紊是以先王既興禮樂以教民又嚴法制以懲惡蓋
禮樂興則教化洽法制嚴則姦貪懼未嘗數赦以病民

也唐太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有云君子不幸小人幸之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兇者賊良人朕有天下以來常須慎赦蓋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復能改過矣誠哉太宗斯言也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嘗肆赦臨御既久聖德深仁丕冒天下是以刑政肅清禮樂修舉姦貪知懼善良獲伸故中統至元之治比隆前古欽惟聖天子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施令必先至仁

踐阼伊始已降寬恩然自近歲以來赦宥太數誠恐姦人貪吏各懷僥倖大為姦利非國之福也夫以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歷改元至元統初年六年之中赦宥者九蓋數恩宣澤雖出於朝廷之美意然長姦惠惡誠為政所當慎伏願自今以始近法世祖皇帝之所行遠鑑唐太宗之所言使中外臣民洗心革慮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復覲不勝幸甚至元二年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

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

詳刑制篇

六年

蘇天爵上奏國家自太祖戡定中夏法尚寬簡世祖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聖相承日圖政治雖法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歲月既久條例滋多英宗始命中書定為通制頒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祐至今又幾二十

年矣夫人情有萬狀豈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時官曹材
識有高下之異以致諸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殊繁條
碎目與日俱增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通
舉若不類編頒示中外誠恐遠方之民或未識而誤犯
姦貪獨習知而舞文事至於斯深為未便宜從都省早
為奏聞精選文臣學通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圜
坐聽讀定擬去取續為通制刻板頒行中間或有與先
行通制參差牴牾本末不應悉當會同講究畫一要在

詳書情犯顯言法意通融不滯於一偏明白可行於久
遠庶幾列聖之制度合為一代之憲章民知所避吏知
所守報可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一

刑

雜議三

明

明太祖洪武九年冬以災異求言平遙訓導葉伯巨上書畧曰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用刑多裁自聖衷獄吏趨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數年

來誅殺不少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修舉
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且致治之道固不可驟陛下
切切於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
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也十
五年禮部議自今犯十惡奸盜詐僞干犯名義有傷風
俗及犯賊至徒者書於亭以示懲戒其餘雜犯公私過
誤非干風化者一切除之以開良民自新之路具有私
毀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

官以時按視罪如律

自洪武五年始建申明亭至是年帝諭部臣曰天下郡邑申明亭書

記犯罪者姓名昭示鄉里今有司概以雜犯小罪書之使善良一時過誤為終身之累雖欲改過自新其路無

由爾禮部詳議是年刑部尚書開濟奏言欽惟聖明治來言遂有此議

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

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

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帝

納其言命刑科會諸司定議二十二年翰林院待詔朱

善上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

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
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
復離使夫婦生離子母永隔悲號怨憤無所控訴議法
不精其禍乃至於如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
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為姑舅兩姨皆為己
之尊屬己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己為姑舅兩姨之子
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
年之長幼則相若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宜莫先於此古

人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
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異姓曰伯舅小國曰
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亦各自為甥
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
陳之好無不以世為重其顯然可見者如溫嶠之玉鏡
臺以舅之子而取姑之女也呂蒙公夫人張氏乃待制
張畧之女而待制夫人即蒙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
以小姨之子取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

人倫也而崇公之事取焉如果以為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言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

簡而風可厚也

按同姓不婚古之制也若姑舅兩姨之子女不得相為婚姻自古所無明初定

制以表兄弟為總麻外姻服屬不許通婚特以其有服外姻耳於律意究未允當善為此議太祖嘗善其言而修律時未及釐定成祖永樂二年十二月御史張翥

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充實則敵不敢為患比軍人犯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

士圖易避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科斷仍流原衛戍守從之三年六月大理寺卿呂震言近例官犯杖罪者記罪還職停俸三月蓋欲使之改過自新然有玩法者恃恩輕犯恬無畏憚不正其罪無以自懲請自今有再犯者論如律

著令具
刑制篇

八年十月交趾布政司言先

頒降刑名事例交趾土人有雜犯死罪徒流遷徙者發邱溫抵交趾充驛夫遞運夫雜犯死罪者服役終身徒

流遷徙者各以所犯重輕為限官吏犯笞杖罪吏斷決
還役官降用應解現任別叙及雜職於邊遠叙用者皆
斷決還職今新例徒流遷徙杖罪皆發北京為民種田
先後例不一皇太子曰交趾遠在萬里外宜從先例令
刑部移文知之仁宗洪熙元年十月行在吏部郎中陳
叔剛上言吏犯杖罪律斷決為民近時吏胥謀欲求去
則私約相許多以杖罷去乞命法司自今吏犯杖罪以
下依舊例的決復役徒罪以上准工滿日安置別郡死

罪如律公罪附過則奸狡之塗可以漸塞帝命法司議

行

具刑制篇

宣宗宣德三年八月監察御史鄭道寧言犯姦

婦女律當去衣受刑以勵風俗今法司亦聽納米贖罪
其間無米輸納者拘繫於獄益縱淫穢乞救治之如律
從之四年四月四川按察司奏四川軍民健訟往往誣
詞封奏自宣德元年以來鞠問二百餘事大半涉虛蓋
誣人死罪得罪甚輕因此恣肆冒犯請嚴禁約果有機
密重事許實封進呈若私事須論訴者必自下而上陳

告擅動實封者令法司究治從之

具刑制篇

是年五月山西

按察司張政奏乞敕法司凡詞訟有原告逃者其被告
皆即放遣俟獲原告取至對理庶奸頑知畏良善獲
安帝曰此皇祖定制也恐在外諸司未之行其即申

明著為例

具刑制篇

五年廣西按察司僉事王愷奏言近例

在外諸司吏典犯笞杖罪俱贖鈔改撥姦猾之徒必有
就易避難乘混作弊者請敕法司會議法司議奏請凡
照刷諸司文奏事干遲錯若漏報卷籍官吏應公私笞

罪及公杖罪皆依律決罰還職役如錢糧埋沒刑名違枉有所規避者仍依律照例發遣從之六年二月都察院奏棗強縣典史周忠本挾私杖殺皂隸合依故勘平人致死律監察御史任祖壽聽其許馬一匹論以因公行罰徒罪祖壽合依聽許財物而事枉者律應徒以風憲加二等應流帝命如律罪之英宗正統三年十一月民有收義女為妾者法司論姦大理寺評事王亮奏請行勘原賣與謀合人果係義女罪之如律若通房使女

收為妾而立約明白兩相願者不治罪不離異從之著
為令四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羅綺奏各處理刑官多
不諳刑名止憑吏胥照提多人動經數年未得結絕甚
至情輕作重情重作輕以致詞訟競起且如壽州衛軍
毛神保告百戶召鼎魁落月糧反被鞭笞續赴通政司
伸理遞回本衛官填恨愈深問擬白晝搶奪傷人斬罪
監候待決臣將文案詳觀及按行察訪始知絕無搶奪
之情止是懷挾前仇陷之以死神保已從輕出之鼎等

正當究問以警其餘幸蒙赦宥恐各衙門理刑官亦有不公其心不察其情不明其法未免有偏枉之弊今後理刑官務於在京法司歷事監生中精選其諳曉刑名者授之庶使人無冤抑帝命部議行之八月御史陳祚言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舉淫行主事吳軌宜坐貢舉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軌自經死獄官卒之罪明有遞減科乃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法司乃抑輕從重

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
加以罪從之

具刑
制篇

是年御史唐慎奏近奉詔令內外繫

囚具狀以聞今在京悉承聖斷恐在外所司奉行未至
或被挾仇妄指或因權勢誣告或爭占田土分異財產
妄作反叛強盜或將死屍作謀殺誣人或官司挾仇故
入重罪設有申訴或因前官鞠成罔究虛實或原問官
偏執同僚互生嫌疑弗為之辨其間豈無含冤而死者
乞敕各處巡按御史會都布按三司及直隸府衛正官

將見繫重囚俱如京例審錄以聞從之五年二月刑部
尚書魏源等集議凡罪囚無力贖罪者沿海邊衛旗軍
舍餘照舊例的決還役隨住陝西民雜犯死罪文職官
吏知印承差贓罪滿貫照例發莊浪等衛安遠等遞運
所充軍擺站其餘各處軍職旗軍舍餘笞杖的決雜犯
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福建浙江山東發
本處沿邊廣東發廣西沿邊江西南直隸發浙江金山
衛沿海北直隸河南發宣府俱送總兵官處定撥衛所

立功備禦哨瞭滿日發回衛所還職著役民人陰陽人等俱發附近衝要去處擺站十月刑部言舊例軍丁力士犯盜者皆戍邊比者詔從律斷但令輸作復役以是人輕於犯盜請復舊例庶使知懼從之十一月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

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六年陝西布政使郭堅言律載府州縣官有犯所轄上司不得擅自勾問止許開具所犯奏聞其倉場庫局陰陽醫學閘壩驛遞等衙門官犯罪俱不該載所以各處此等有犯間有徑行勾問又有具奏提問所行不一請敕法司議刑部尚書魏源會議宜從布政司問給事中廖莊言律載在外五品以上官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分巡御史按察司並分司取問臣竊以為倉場庫局律雖不載其曰六

品以下則此等官員亦載其中而布政司不得擅問明矣蓋倉庫等衙門實為布政所屬或一時幹辦不及逢迎失意徑被取問則此等官員難以自立矣他日又豈無奏巡檢司與學官律不該載者亦乞照此例者乎帝從之是年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立牌額是於律外加罪實傷治體

具刑

制篇

七年行人司行人尚褫言旗校緝事不可盡信間有

用心邪枉者或為他人報仇或以私怨誣陷平人緝事

未能盡實請自今旗校緝事務見實証然後坐罪如或不實所緝者量重以其半坐之庶不致乘隙報怨濫及無辜帝從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為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命遇赦再犯者不論赦

具刑制篇

九年湖廣長沙府攸

縣知縣吳貴奏長沙衛軍肆暴鄉曲誣告衛所其管衛

所者往往不諳法律徑委軍職仍勢迫府縣百計索賄
民不勝虐乞敕禁約事下刑部議謂軍職不得理人命
有成令第久未申明請如貴奏榜諭帝從之十年巡撫
史濡言雲南諸獄呈詳既於御史復於叅贊軍務侍郎
復於鎮守太監各持一說殊無定論乞廷臣會議於是
三法司議咸謂審刑名於御史此定律餘官無著令帝
從之十一年大理寺評事孫鏞上言重囚稱寃未及詳
讞原鞫者慮其反覆或董死獄中乞敕審刑官徙置他

獄法司議徙獄非制不從帝因命內外所繫重囚必俟
朝廷處分敢有董死者罪之十三年刑部尚書金濂奏
姦義男婦洪永以來有論依姦子孫之婦應斬者有論
姦妻前夫之女應徙者乞聖斷遵守三法司奉詔議親
男與義男情有親疎宜比姦前夫之女徙罪科斷敕分
別通姦強姦之條著為令

具刑
制篇

景帝景泰元年刑部郎

中王槩言舊例告義子義女義婦義孫妻子前妻前夫
之子不孝者必審具四隣恐冤抑也其義子女又必驗

其年歲如過房在十五歲前曾受鞠養則坐以不孝不然但以僱工人毆罵家長律坐之奉詔革例此不宜去從之二年八月刑部員外陳金言律不可易例宜更改謹列未便者以聞一婦人犯徒流笞杖槩的決此於廉恥待人之道似有未及宜依男子例減半贖之一軍民私債不得追索以此貧民不得富室救濟宜聽其理取一官軍及子孫輩有犯敗倫傷化者俱革職不許承襲今奸究誣告圖其官職請依繼母并義父母告子孫例

集隣佑勘之如妄則發所告者原籍為民不得仍於衛
所騷擾章下法司以其言皆可行從之三年南京兵部
尚書王驥奏已故都督呂毅子瑛先定指揮葛覃妹為
妻後瑛襲調山海衛別娶千戶俞勝女為妻又取陳氏
為妾已生男女其葛覃母子因女年長三十以上嫁與
千戶劉昱為妻已生男女三人今被瑛具奏爭娶結訟
法司依律斷令離昱歸瑛不惟節義兩失抑且難為命
婦況母子分離夫妻別異其情可憐乞敕禮部會議准

今年久不回並聽改嫁仍將葛氏歸豈從之五年大理
寺少卿薛瑄言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
法失中請敕自今一依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從之六年
大理寺向敬言鞫囚有二弊其一論罪不當者輒調問
痛加箠楚至三四次仍依原擬不免有寃請自今三次
不允送別衙門推鞫原問不當者罪之其一毆鬪罵詈
違限等類輕罪律有正條者法司以正條罪輕輒擬依
不應從重其買免枉法強竊盜等項贓法金銀律追本

色今乃准其費用追鈔此皆輕重不當乞禁令如律從之是年湖廣按察副使呂淵奏原告在逃將及一年者將事內證佐人犯對問推理依律發落如告實原告免提如虛別行擒執問罪帝敕法司通行之是年刑部郎中夏時正言自今凡非反逆重罪涉勛戚大臣奉特旨者俱不必會問都察院議時正言可從宜通行天下諸獄原發在都布司者但會都布司官在府衛者會府衛官在按察司及巡按者不必會官即為問結如有淹滯

者治之詔從所議憲宗成化元年遼東巡撫滕昭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

詔令具刑制篇

是年大理寺卿王楙言舊

例天下軍民詞訟悉由州縣以達於朝廷違者罪之近法司於凡代抱本狀之人輒得寬貸遂至奸弊尤甚臣請除路之極遠與事之迫切人之老幼者依律問罪遣回聽理外此則遞送押解勿使逃匿從之四年二月獲賭博者四十餘人命枷項示衆仍榜禁之已而犯者復

三十餘人有不勝苦至死者刑科給事中毛宏等奏言
其中情犯亦有輕重怙衆之徒固不足惜愚民不知榜
例一時誤犯致死可憫乞敕法司分為三等帝命從之
五年大理寺評事張鈺言大理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
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
擬或仍不當許參問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用嚴
刑迫囚誣服其被糾者亦止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
寺參問寺卿王緊覆奏如議六年兵科給事中宮榮言

近年鼓下詞狀不與覆奏辦理致使冤抑控訴無所自
後當與研審明白回奏不許一槩立案其直鼓官亦須
詳看曾經他處具告不行者方與封進從之是年御史
馬文升奏言律令犯公罪者不至罷職近來御史朱賢
婁芳等俱以公罪罷職為民非祖宗法律本意請戒法
司自後不許妄參以律令從事疏入下其章於所司是
年有張元吉者罪當凌遲處死詔免死杖一百充軍給
事中毛宏因上言天罰天討雖天子不得任意於其間

今元吉僭朝廷之制擅生殺之權殺無罪四十一人具
列十惡之條若以襲號天師不欲加戮記曰執左道以
亂政者殺不以聽元吉正係左道之流況又罪大惡極
豈容曲加寬宥萬一罪惡再有如此者又當何以處之
帝以事既施行寢其奏七年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
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
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其用計奸深有為預備稽考官
許之謀至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

卷一百十一

十五

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
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若不通行
禁革則貪風愈熾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請治擅
自科罰之罪帝從之

具刑
制篇

是年刑科給事中白昂等奏

言大理寺審錄罪囚參擬罪名具載諸司職掌至為詳
密比者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寃人犯駁回再問者多行
移調問者少及巡撫巡按官并在外衙門詳議所屬申
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

與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
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後乞命在內法司使遵諸
司職掌事例行之在外參審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
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詞稱寃者俱聽改調別衙門
問理不許仍行原問官問理奏下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十年都御史李賓言錦衣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皆誕
妄不經之言小民無知輒被幻惑乞備錄其書名目榜
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報可是年刑部尚書王梈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

卷一百十一

上言處置條例一凡告官吏者提問或彼此逃匿宜令原告逃者被告免提被告逃者惟擒被告治罪一軍職有敗倫傷化革職事例欲謀官職往往誣奏毆罵等情自今令照義父母繼母嫁母告子以不孝事例以衆証為實依律問枉者坐之一子孫毆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坐斬絞罪或告息詞奏蒙決杖發回養親自今宜令初犯許准息詞不與奏請其中若有執私故害即與辨理一軍官乏用借貸約以俸銀

捐償關領之際以負多避匿及債主自領反誣以盜關之罪坐常人盜倉庫罪殊乖律意宜止問杖罪一文職官吏為事為民者往往赴京奏辨今家人抱訴近例但有問過招由在卷及不親賫奏疏者俱置不問宜依前例行原問衙門或調別衙門鞠理一軍職姦宿樂婦例革職外衛其中有指姦者依律勿論擬坐贖杖緣由通姦招伏多革職為民有乖律意自後指姦及非姦所捕獲止坐不應杖罪仍擬還職為是帝從之十一年祭酒

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
苦楚請救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盜竊盜奸犯死罪須用
嚴刑其餘止用鞭扑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劾
詔可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
我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
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
若斷罪而無正律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今
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

知何時會定者法官老於刑名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於天下乞以其板毀之於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稽會定條律比擬出入罪者以故出入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燬違者並治以罪從之是年御史李紀言定立嗣一事刑部議奏軍民人等告爭繼承者必

擇立同宗昭穆相當之姪若衆子無嗣必先盡同父長房之次子長房無子然後以次及於衆子又次及於大功小功總麻至親之次子如俱無次子方立遠房其長子無嗣亦盡同父以次長房之次子然後以次及於其餘若無子者生前或擇其人自幼撫養長大已立為嗣但不係異姓尊卑失序者仍舊承繼不許宗族告爭從之十六年給事中王坦言竊盜犯罪律有明條在京法司具有成案今在外問刑衙門於竊盜初犯再犯不論

贓數多寡輒杖殺之請嚴加禁約從之是年兵部尚書
余子俊言京城多盜宜敕查究有舍匿遊民與無籍軍
匠罪囚者送戶工兵三部收役其無籍貫者送兵馬司
處畫若赦宥死囚遣而復來者處死仍令編審丁籍追
究舍匿之家帝謂漸不可長宜急畫謀擒捕仍遣官屬
勘實造冊有潛住如議發遣隱蔽者並罪之孝宗弘治
元年大理寺評事魯永言刑官問囚擬議不當或舞弄
條款或組合文法或律有正條而擬以不應或畏避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一

勢而拘於成案或信憑叅語定罪而不論招情皆可恣為出入刑獄用是不平請悉依律例擬議科斷違者從給事中御史舉劾御史有違從都察院查究從之是年刑部尚書何喬新言舊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與符號相合然後發遣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憑駕帖既不用符真偽莫辨姦人矯命何以拒之請給批文如故帝命復行之二年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常人

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則每銀一兩值鈔八十貫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者即坐斬絞罪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制律之本意查正統成化時御史陳智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賊輕罪重者過於刻賊重罪輕者失之縱今後估計鈔貫銀每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

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仍依原估喬新議遂不行六年太常少卿李東陽奏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為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或三

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
醫命下所司議處七年禮科給事中呂獻等言每歲初
夏例縱釋繫囚笞杖輕犯多宥免徒流以下減等發落
重罪情可矜疑者具奏定奪所以長民命而壽國脈也
但此例獨行兩京而未及天下乞敕三法司南北直隸
則巡撫官督同諸府縣官各布政司則鎮巡官會同三
司官各準兩京例每於四月慮囚庶刑獄無冤不從十
一年陝西宜州縣民馮子名兄亡妻其嫂巡撫定擬坐

杖帝以事關風化特命法司會議于是尚書閔珪等覆奏謂逆天道壞人倫定議絞罪其他犯類此者並依此

例斷

具刑制篇

是年南京燕山前衛千戶韓銳坐不分俸養

贍繼祖母及毀罵小功以下凡刑部議杖還職為大理寺所駁刑部因奏請申明條例今後武職凡奉養有缺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若子孫告祖父母父母例不行勘若不奉養繼祖母繼母及毆本宗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并毆傷外祖父母及妻之父母者俱行勘明

白方許論罪其有縱容抑勒女及妻妾并子孫之婦妾
與人通姦及姦内外有服親屬及典雇妻女者俱係敗
倫傷化請俱依律問罪照例發原籍為民帝從之十二
年御史王哲奏遷發口外為民者風土不宜往往疾病
道死是以家人聚哭如臨刑之苦請今後兩廣及雲貴
四川犯應遷發者悉改撥本處附近衛所充軍部議以
充軍之罪甚於遷發今聽其自便具刑制篇是年刑科給事
中周旋言五刑莫重於死罪次莫重於充軍故律載充

軍之條甚少自條例之行任情擬斷乞勅令今後具招
詳刑部都察院審與律例相符方行大理寺評允轉行
兵部定衛發邊詔下所司知之十三年刑部奏國初刑
用重典取上裁榜文紛紛下洪武未定大明律刑官始
得據依為擬議輕重畫一後又申明大誥諸有罪減等
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列聖時推移損益之而有例例
非律所該而實不大違遠於律特用輔律非以破律也
而中外巧法吏或借以文飾私怒多引例便己意而律

寢格不用於是命刑部會九卿議增歷年間刑條例經
久可行者二百七十九條上之內禁濫報邊功私騎官
馬黃船販鬻私貨漕船附帶勢要貨物及鎮守等官頭
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直軍十名
降級六條命再議以聞九卿執奏累朝所定不可輕更
帝從之具刑制篇是年戶科給事中邱俊言內外問刑衙門
罪囚有監禁四五年甚至數十年者冤氣騰結皆足致
灾乞通行天下將見監三年以上罪囚情真者秋後處

決其情可矜疑及事情難明者不拘成案悉與辯明刑部議謂兩京罪囚每歲夏月審錄秋後又會官重審及五年又命太監等官會審已有成法宜如舊行其各布政司審錄不必待至明年請如後所奏一暫行之此後仍五年一次差官從之十四年五府六部衙門言今後惟叛逆等事方差錦衣衛官校齎駕帖其餘俱下法司轉行巡撫巡按官勘問有應解京者就彼差官押解帝命准行十六年御史劉洪奏浙江人張悅以罪發充軍

托病回籍醫治至家援例納粟授衛指揮請革職仍發
原伍其浙江布政司官許令納粟者亦宜逮問兵部覆
奏當從仍行令各處有似此者通治以罪是年吏部主
事楊子器言今有司不以生靈為重有犯輕罪而禁死
者有因干連負累妄攀誣陷而禁死者請申明舊例禁
之又近例非掌印官不許受詞訟且詞訟多則贓罰多
嗣後凡清軍捕盜等官其不經州縣越訴者不許受理
有司歲終彙其詞訟及贓罰數目呈巡撫巡按官稽考

以絕姦貪刑部覆奏從之是年撫州人江緣一擊殺其弟緣四遺一女其母吳氏以許嫁李氏緣一又欲取所受聘財母不從緣一怒罵劫奪之母恣而自縊有司擬罵母律絞巡撫王哲以律毆父母者斬緣一手殺親弟逼死親母使得全首領情重律輕具獄以聞法司覆議依毆母律斬決不待時仍請後有威逼祖父母父母死者悉依此斷

具刑制篇

是年禮科給事中葛嵩言近例質當

田地限滿計所收已及本利者交還業主無力取贖者

聽再管業承繼之子有不得於所後之親者聽別擇賢能或所親愛者承繼不許他人以次序告爭二者皆與律意不合請令無力取贖者仍聽典主管業以息訟端立後者務以尊卑為序昭穆相當不許別立疎遠致紊倫理法司覆議請申明律例照舊施行從之是年戶科給事中孫禎言新頒問刑條例比律令過嚴如律縱放軍人歇役者一名杖八十每名加一等例則額設軍伴之外多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律私借官馬或轉借及

借之者各答五十驗曰追雇賃錢入官計錢重者坐贓
論加一等例則私借及轉借與人五匹以下降一級是
占役一軍占乘一馬皆當從降級例科斷矣人將無所
措其手足請重加校定俾協於中法司覆議謂條例皆
奉有成命難以更改其借占人馬數不及五者請如所
奏仍依律論斷從之十七年兵科給事中潘釋奏故事
每歲會審重囚率以一日竣事然人命至重今後該審
之囚衆多如拘以一日則不得從容詳審昔太宗文皇

帝因刑部等衙門大辟囚三百餘人復訊皆實請決復諭之曰更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雖十日何害此祖宗好生之心萬世所當遵也乞令從容研審使無冤枉從之是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言會審重囚作妖書惑衆者甚多與其謀于己犯不若禁於未然乞勅榜諭有收藏者許半月內首告官司具刑制篇是年刑部條上革弊彌灾事宜四條一京城勢家或攬納逼債或侵奪強買或殺人焚燬或窩盜分贓事發則抗拒官司今後令錦

衣衛執送職司重治一舊例在京問囚三審不服及在外問結赴京奏訴者俱改調別問近歲多拘成案有明訴枉問而置之不問者請令果有冤枉即與辦理一定例巡按會審由都布二司并府州縣衛送者申刑部由巡按及按察司送者申都察院各轉詳大理寺審擬今重囚止申巡按更不會審轉詳以致輕重任情淹禁無度請令照例申詳一奸民已攬錢糧勒取財物各倉內外管事并勢要之人交通受納事發止坐攬頭請令緝

事衙門并窮究得財之人明正其罪俱從之是年大理
寺條上革弊彌灾事宜一於疑重囚從原問衙門錄奏
情或有偏請令刑部都察院會本寺公同具奏一外官
有用刑因而致死者請依酷刑例為民一外官因公挾
私淹禁平人致死者請亦照酷刑問斷一充軍賄脫止
坐本犯請查解批追究賣放之人從重參問一奏訴詞
訟每事具題近於煩瑣請照軍職徒杖罪先行發落半
月類奏一誣告平人其致死被誣之人律所未載近日

俱問絞罪殊非適中請令誣告因考禁而死者依本律
餘照常例一舊例王府文職希圖改調故意犯贓者發
邊縣敘用蓋指令人誣告或科歛不入已者近來凡受
贓者皆擬調似非律意請依律罷職一婦人再嫁以前夫
之女與後夫之子成婚有關風化請依娶同母異父姊
妹律斷一操備人等犯笞杖罪令贖鈔有無力者監繫
不得歸結請依在逃律許的決奏下刑部會議皆以為
可從之是年法司覆奏南京侍郎楊守隨所言成化間

奏准凡犯人許告原問官者須覈究得實然後逮問今
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揮周愷等怙勢贖賄愷等遂許
良臣詔下南京法司會鞫似與舊章不合請今後官吏
軍民奏訴牽緣別事撫拾原問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
仍令問結具刑制篇是年巡撫張本奏江西諸盜例應處以
極刑皆由巨室藏匿分贓遂至猖獗今獲匿主五人亦
問擬斬罪比例梟首示衆法司會議以為宜從之是年
刑部主事朱塗言部因送大理第當駁正不當用刑今

左右二寺分外用刑展轉淹滯乞令毋得擅加考掠大理寺卿楊守隨覆奏大理寺雖止於叅駁然每有隱匿重情未免量加刑罰況永樂年間本寺亦設刑具豈為分外請申明禁戒令法司同寅協恭毋彼此執拗帝從之是年御史魏申奏在外有司問故殺鬪殺其助殺之人俱擬為從坐以流罪又竊盜臨時拒捕不得財者止作犯罪拒捕科斷其拒捕不以臨時者或反坐斬罪俱不合律意乃令法司覆議施行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十一